

寫讀輔導叢刊·5

關於‘建設偉大水道的人們’

黃之俊編寫



上海北新書局出版

目次

一	關於建設偉大水道的人們	一
二	關於求醫	七
三	關於歷史的聲帶片	一六
四	關於掛號郵包	二二
五	關於霧	三〇
六	關於給後代人的信息	四〇
七	關於小雞	四九

一 關於建設偉大水道的人們

同志，你相信運河能爬山過嶺嗎？你相信輪船在運河裏航行、會一級級升高又一級級下降、像我們上下樓梯一樣嗎？你相信一部挖泥機裏要裝上四十八部發電機嗎？你相信每隔一分鐘就能挖出二層樓那麼高一大堆泥土嗎？

同志，這些都不是神話，也不是狂想。這些都是人類世界上千真萬確的事實。這條運河就是蘇聯的列寧伏爾加河——頓河通航運河。那兒原是一片單調、荒涼的草原，『除了鹹水沼澤、花金鼠以及一種不比胡蘿蔔大、却兇惡異常的小毒蛇』和『一種螫得特別痛的蚊子』以外，什麼東西都沒有。就在這樣困難艱苦的景況下，一經斯大林發出號召，只化了四年工夫就將這條運河建築好了。

當蘇聯政府宣佈、這條運河要提前兩年完成的時候，美國許多報

鮑里斯·波列伏依照像



紙說是「狂想」，一個英國水利工程專家說是「神話」。這對資本主義國家來說，的確是不可想像的。

究竟蘇聯人民是怎樣完成這個了不起的工程的呢？我們想介紹你看看鮑里斯·波列伏依寫的建設偉大水道的人們，這裏邊一共有十篇文章。在中國已有了四種譯

文：一種譯文，連載在中國青年一〇〇——一〇三期、一〇六期和一〇七期上，是由五六個人分譯的；另外有三種譯本：中南人民文學藝術出版社的偉大水道建築者，麗尼翻譯，十篇齊全；工人出版社的建設列寧運河的人們，徐克剛翻譯，只譯了六篇；文光書店的偉大水道的建築者，費學翻譯的，只譯了七篇，附有幾條註解。

說起波列伏依，他對我們並不陌生。他寫的真正的人和我們是蘇維埃人，在中國已有了廣大的讀者。他因寫真正的人，得到一九四六年斯大林文學獎金。我們是蘇維埃人，又獲得一九四八年斯大林獎金。在蘇聯衛國戰爭期中，他在前線做了五年真理報通訊員。後來，在真理報當軍事欄主筆。在伏爾加——頓運河工程進行得正緊張的時候，他以記者的身份，到工地上去住了相當長的時間。建設偉大水道的人們，便是他在工地上陸續寫成的文學報道。

作者寫這些文學報道，著眼在寫人物。蘇聯的有名作家西蒙諾

夫說得對：『他在敘述建設工程的時候，首先看到的是那裏的人。他的文章不是一個偶爾閃動着人影的一般的建設圖景，而是關於人的敘述，通過人來表現整個建設。』（生活與虛構，譯文見解放軍文藝一九五三年三月號）通過具體人物來表現整個建設，這是寫通訊、寫報道的好方法，不但值得學習，而且是應該學習的。

作者自己說：『這些故事裏的主人翁，多數用的還是原來的姓名；只是有幾個人，為了尊重他們自己的謙虛的請求，我不得不改用了別的姓名。在敘述他們的感受和經歷時，我也不免有某些任意，這就得請他們原諒我了。』可見作者寫的原是真人真事，不過已經經過一種藝術的加工了。這一種藝術的加工，作者自己謙虛地說是「任意」；照西蒙諾夫用文學術語來說，就是「虛構」。西蒙諾夫說：『作者要有比寫的文章多許多倍的事實，才能虛構。絕不要把觀察生活做到勉強夠用就算事。從一公分重的觀察裏，你得不到一公分的藝』

術，這裏需要的是論噸計算的礦苗。』我們要有豐富的生活，再用這樣的生活礦苗來提鍊、進行虛構。

在這裏，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是：為了什麼目的來虛構。虛構和捏造，完全相反。捏造的目的是卑鄙無恥的。還從波列伏依虛構的目的來看吧，西蒙諾夫說他『要在文學中創造日常行動的範例和值得模仿的榜樣』。他寫這些篇報道的目的是高尚的。同時，由於努力，他貫徹了他的目的。他在這些共產主義建設的題材裏，成功地創造了好些強烈的、崇高的英雄形象，好讓千千萬萬青年男女自覺地去模仿。

讀這些報道的人還要知道這一點：每篇裏寫的雖只是某一兩位英雄，可是，這樣的英雄在蘇聯還不知有多少呢。正像作者筆底下的金姬說的：『啊，他們全一樣。他們每一個人都是那個樣子。』作者在很多地方把這些英雄稱做「平常人」、「普通人」；是的，讀者都

知道他們既沒有三頭六臂，也不是力大如牛。他們成為英雄，只是因為他們忘我地參加了羣衆性的勞動，有可靠的工作效率，有可敬的機智勇敢，有可愛的忠誠和熱情。這些全部，原都是一個平常人能夠有的、也一定有的。正因為這樣，英雄才會那麼多。正因為這樣，英雄事跡才好成為「日常行動」的榜樣。至於這些英雄的羣衆為什麼能夠這樣忘我地工作，什麼力量鼓舞了他們，作者在文章裏已經反覆地說明白了，細心的讀者讀了之後一定能知道的。

我們祖國正在開始大規模的經濟建設，並且進行着許多巨大的水利工程。讓大家看一看這些共產主義建設者的英雄形象，就一定能得到有力的鼓舞。再說，在我們的工地、車間、農場……各處現場，不是也都湧現了並且正湧現着無數的勞動模範嗎？大家也正應該好好地向波列依學習，學習他的深入生活，學習他的寫作目的、態度和方法。

在這個小冊子裏，我們把共同學習建設偉大水道的人們的筆記印出來，希望能給同志們參考，也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幫助。這裏只是關於其中六篇的，這些是選出的，是比較可以自信的。不過，波列伏依的作品很精深，一定還有很多可以討論的地方，歡迎指教！

二 關於求醫

這篇故事，說起來實在太平常，不過是敘述一個青年團的組織者——邱瑪欽科對工程人員的照顧。可是，我們讀起來，却好像被一種什麼力量吸引住，硬是要讀下去。這是什麼道理呢？

在追問這個道理之前，我們先要弄清楚，故事裏出場的有幾個人？回答應該是：四個人——一個是掘土工人，叫做尼·邱瑪欽科；一個是他的愛人，叫做伊·尼基蒂希娜；一個就是聽他們講故事的人，「我」；還有一個是小娜塔莎，最後才給抱出來的。這當中的

尼基蒂希娜，故事裏一會兒把她叫做姑娘，一會兒又叫做醫生，這樣，我們就很容易把她當做兩個人。其實呢，姑娘就是醫生。粗看一遍，有時還弄不明白，但假如特別注意一下第五段的頭兩句以及倒數第五段和最後一段，那就可以清楚了。

現在，我們來談談這故事的魔力。

首先，作者善於利用故事本身的曲折性，寫得叫讀者一會兒像絕望，一會兒又有轉機。當邱瑪欽科去看娜塔莎時，她的病勢已經很危險，讀者就很希望快來個好醫生。後來，醫生是請來了，對病却沒辦法。突然，這醫生記起是有一種新治療法的，可是她又記不得藥方。

幸虧她還知道發現那新療法的老教授的醫院的電話號碼，但問題是那醫院却遠在幾百里外的莫斯科，時候又已經半夜。從打電話起一直到找到老教授，真是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：先是線路全給佔着，好不容易接通了那醫院，老教授偏偏又到索契去休假了。話沒講完，『時

間到了』，線被拆斷了。等到再把電話接通了，值班醫生却又不願說出老教授的地址。經過交涉，地址知道了，好容易再接通索契海濱療養院的電話，誰知道那接話的老太太竟有許多理由，說決不能打擾老教授。盡量耐着性子說服，最後，老教授才來接電話，說明了藥方。請看吧，這裏報的只是流水賬，經過就已經夠曲折了，原文裏再加上作者天才的妙筆，我們會不被它吸引牢嗎？

不錯，故事是曲折的，可並不是專門賣弄曲折。它的曲折是有真實性的。比方，線路全給佔着，『時間到了』就給拆斷線路，我們平時打電話，不就常常遇到這類情形嗎？說實話，這一連串的情節當中，沒有一個環節是脆弱的、是不真實的。

正因為求醫不容易，有這許許多多的困難，有這許許多多的曲折，才能顯出治好娜塔莎的病這件事是並不簡單。也正因為這樣，才能表出邱瑪欽科照顧工程人員的無微不至。這一切，都是圍繞着主

題寫的。這一切，都是為創作目的服務的。要不這樣，那就說的盡是些廢話，完全沒有意思了。

從故事一開始不久，就出現了一個緊張的場面，叫我們時時替娜塔莎慶幸，又時時替她焦急。直等到她被尼基蒂希娜抱了出來，這緊張的場面才有了改變。讀者也才算鬆了一口氣。就是這樣，整個故事緊緊地抓住我們的心。

其次，從寫法來說，這篇也有特點。它是全部用對話來表達的，却又不是簡單的問答。對話寫得有轉換，而且轉換得很自然，比方：故事一開始，邱瑪欽科先要介紹娜塔莎；但沒等他講下去，他的愛人却嫌他吞吞吐吐，打斷了話頭，搶着把他嘲弄一下，才介紹娜塔莎，這個挖土工程隊長的小女兒。她說：『整個隊狂熱地喜歡她。只要娜塔莎肚子一不舒服，整個隊就會不安起來。』這就是故事的背景。邱瑪欽科自然要找機會報復。就這樣，一對愛人搶着互相逗趣，並且輪替

着把故事講下去。這是這裏引起對話轉換的主要方式。當男的把故事講到和他的愛人有關的部份時，他問：『你記得嗎，醫生同志？』這樣的提問就引起對話的轉換。女的接講了一段，最後說：『你瞧！他的自信心多強！』這話好像是對別人講的，實際上是在這男的發言。

對話的轉換是一種形式上的安排。安排得妥當不妥當，那完全要看是不是符合了內容的要求。像這裏的情節，有的是只有邱瑪欽科才能講得出的，例如工程隊長給女兒的病弄得神經緊張的一些情形；有的是醫生怎麼也忘不了的，自然讓她來講最相宜，而且讓她一面講一面挖苦挖苦她的丈夫，這是作者愛做、也是讀者歡迎的。可是接通電話以後的事，那就一定要由原來打電話的人接講，才會講得有聲有色。整個故事，就這樣地按照內容的要求、佈置好發言的線索。

在對話中是如此，在一個人的講話中也有些變化。比方在第十四段裏，就不單是醫生一個人的口氣，還學了她丈夫打電話的口氣。

這樣，讀起來，就更覺得活靈活現了。

故事給我們的另一個很深的印象，是愛情的表白，是對愛人相互的無休止的調笑。例如邱瑪欽科曾當大家說：『你瞧她！難道你會相信她是個醫生，是個專家嗎！難道你會相信，要是我病了，我會請教這樣一個輕率的姑娘嗎？幸虧我從來不害病。』他的愛人自然不肯饒過他：『當他們一談到多少「立方公尺生產量」的時候，他們就會把世界上的一切東西都忘記乾淨了。』這就是說，伏爾加—頓運河的英雄們，在工作的時候，就會忘記了別人（包括自己的愛人）。你想，這怎能叫一個愛人不挖苦一下呢？在另一個機會裏，她又說：『你知道這可笑的傢伙，這位可敬的挖土工人，青年團的組織者，你猜他怎麼着？好吧，就讓你接着講下去吧，小伙子！你再也不用害臊！』你聽，這一大串奇怪的稱呼，還加上個有趣的命令。邱瑪欽科的回敬也不弱：『這位醫生總算不壞，這是我後來才發現的，可是當

時我看到她那翹起的鼻子，特別是那蓬鬆的捲髮，我的信心實在不大。』你看，當着衆人竟然拿愛人的鼻子和頭髮開起玩笑來了。

這些嘲笑，中間充滿了感情，也充滿了快樂和風趣。藉了這種又尖銳又潑辣的語言，作者不但寫出了這對愛人的熱烈相愛，同時也描畫出了蘇維埃人的十分可愛的性格的另一面。只有在消滅了剝削的社會裏，人們才能生活得這樣輕鬆，他們的具有風趣的天性才能得到充份的發展。這些嘲笑自然還有些別的好處。它把原來緊張場面的沈重氣氛沖淡，給添上了輕鬆和活潑，這就是其中的一點。

最後，我們還該談談那個「萬應靈符」。在求醫過程中，「伏爾加—頓運河」的名子，曾經給提了不少次。每一次遇到困難，只要提出這名子，問題就立刻解決。第一次：『你這是算什麼，就這樣把我的線拆了。我是從伏爾加—頓運河打來的電話，是從偉大共產主義建設工程工地打來的電話！』第二次是告訴那值班醫生的。第三次



是向療養院的老太太提出的。各次的提法都不一樣。第四次，由老教授首先提到這個名子，那自然是那老太太告訴他的。第五次，還是由老教授嘴裏提出，並且『提了幾次』，是在好幾次幾乎又要被打斷通話的時候。這個「萬應靈符」，每次的效驗最後都十分靈，就有力地說明了蘇維埃人民全體對於這偉大建設工程的熱愛和關心，沒有一個例外。只是發生效果的速度，在個別的人却比較差。那老太太就竟然說：『伏爾加——頓運河有什麼相干哪！』一個老太太對於新事物是會接受得比較慢一些的。——這提出方式的變化和生效速度的不同，都有它很大的真實性。

還有一點。在故事快結束時，我們連續地看到兩次『後來怎麼樣？』發問的人原是無心，誰知却問得『兩個青年人互相看了一眼』，而且女的『低下了眼睛，泛起了紅暈』……。究竟為什麼那第二次的發問會問出了這種微妙的光景來呢？親愛的讀者，作者已經親自回